古人也愛寫「穿越文」、追「爽文」？

「穿越」「爽文」「系統文」「無限流」……這些今人耳熟能詳的文學模式，似乎都是網絡時代的產物。當人們在碎片時間滑動手機，享受這些快餐式文化產品時，或許很難將它們與歷史悠久的傳統文學聯繫在一起。然而，任何文化形態都不可能完全脫離傳統——縱然認知水平突飛猛進，思維觀念日新月異，人類的情感需求卻古今相通。網絡文學中許多看似新奇的內容，都與傳統文學存在著深層的對話關係。



▲ 2024 年 5 月 24 日，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嘉德 2024 春季拍賣會上，一套四函三十二冊清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 年）萃文書屋活字版本程甲本《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》一百二十回古籍以 586.5 萬元人民幣成交。圖為該拍品。 本版圖片均據中新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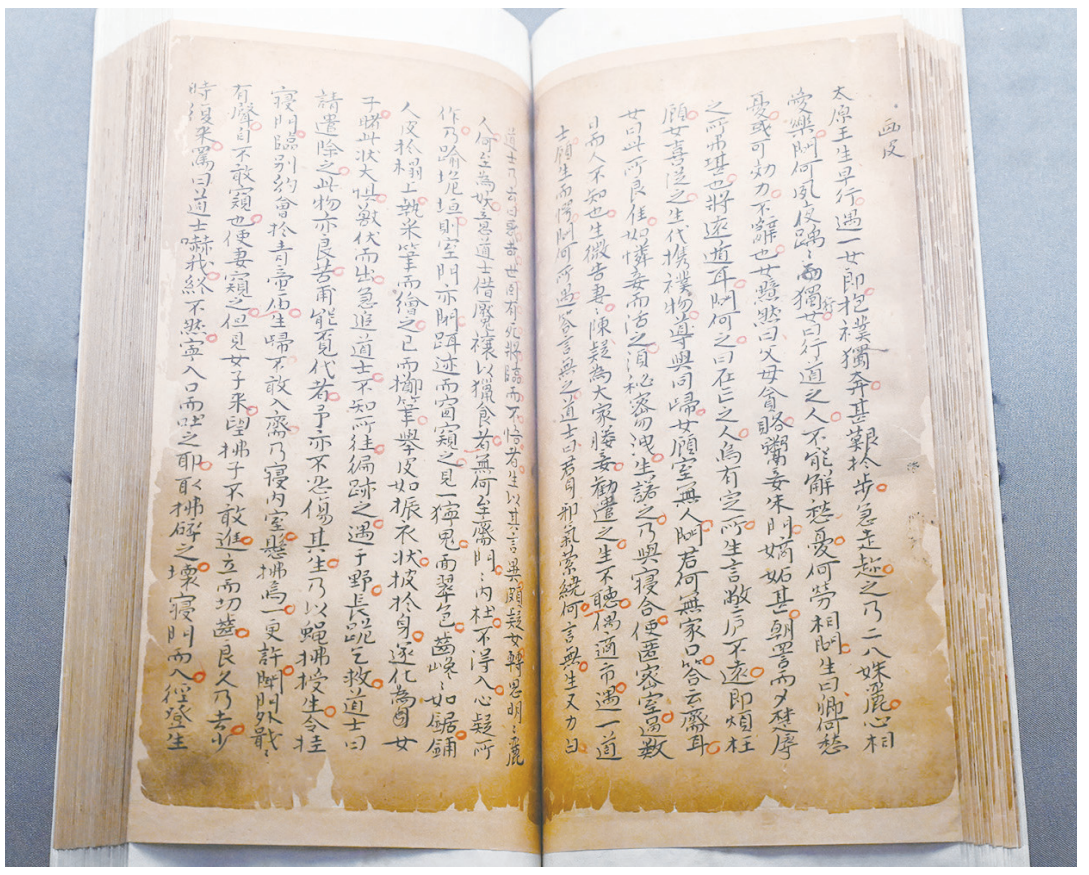
舊瓶新酒：內容形式的互證

當代的網絡小說平台，多以「作品分類」進行導航。而其中最具辨識度的類型，幾乎都能在傳統文學中找到它們的原貌。

「穿越」是今天最成熟的網文類型之一。主人公帶著現代意識介入陌生時空，既實現書中人的願望，又滿足讀者的好奇心。而這一文學類型的歷史，其實足可上溯千年。唐傳奇《枕中記》中，盧生一夢遍歷榮辱，醒來黃粱未熟；《南柯太守傳》中，淳於棼歷幻槐安國，原是夢入蟻穴。而明末董說的《西遊補》更是一部頗符合現代人認知的「穿越小說」：在這部書中，孫悟空一會兒回到過去，一會兒又前往未來。讀者面對此類內容，往往有一種隨著主角升天入地的超現實感，從而實現對另一種人生可能的虛構體驗，這便是穿越題材歷久彌新的內因。

「系統文」「無限流」的淵源同樣深遠。前者指主角如「做任務」一般走上作者安排的道路；後者中的主角往往身處單元劇式的冒險中 回顧傳統《西遊記》中的「八十一難」，無疑是作者給唐僧師徒設下的「系統」——眼看就要「通關」，卻因還缺一難而又吃苦頭；《封神演義》中姜子牙遭遇的「七死三災」，也是作者設定的「伐紂劇情觸發器」。至於《鏡花緣》中唐敖遊歷海外諸國、《聊齋誌異》中席方平在冥界各級衙門間反覆申訴，則與「無限流」異曲同工。究其原因，「文似看山不喜平」，讀者既希望看到波瀾起伏的故事，又需要以基礎的閱讀水平穩定把握主線、確保審美體驗。由作者一手打造明確世界觀，無疑能兼顧這兩點需求，而它們是不隨時代的改變而轉移的。

以受眾的情感滿足為導向，在虛構世界中完成對現實的超越，是通俗小說超時代性的內容準則。在小說尚被視為「小道」的時代裡，小說內部的文體觀念尚不明晰，但類型範式已經自發呈現，並在漫長的歲月後成為了多種「類型文」的雛形。這類敘事極易滿足受眾的即時快感，卻也可能因過度依賴程式而陳陳相因。如何在「好看」與「耐看」之間取得平衡，是古今創作者共同面臨的課題。



▲ 5 月 28 日，中國古代唯一一部留存於世的文學名著作者手稿——蒲松齡《聊齋誌異》半部手稿在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。

共情千載：價值觀念的傳承

如果說形式的互證揭示了創作思路的延續，那麼觀念的呼應則直指大眾文藝的底層邏輯。追求符合大眾心理的樸素正義，是傳統文學與網絡文學的共同價值底色。

當代網絡「爽文」大行其道，其情節脈絡呈現出高度的同質性：或是被壓抑的小人物一朝逆襲成功揚眉吐氣，或是強者隱藏身份出場當眾摧毀反派……這些看似離奇的情節，其實在傳統小說中比比皆是。《說岳全傳》中的「岳雷掃北」就是典例——小說作者在岳飛蒙冤身死、北伐大業未竟的歷史故事基礎上，虛構了岳飛之子岳雷直搗黃龍的故事。它既不符歷史也不合邏輯，卻因契合「保家衛國」「善惡有報」的樸素正義感而在民間廣為流傳。

英雄人物的誇張塑造，則是樸素正義感的進一步放大。宋元話本《三國誌平話》直言「諸葛（亮）本是一神仙」，將歷史人物的智慧誇大為超自然的力量；《說唐》中李元霸使用重達 800 斤的大錘；《說岳全傳》中高寵連挑 11 輛鐵車。這種對個人智勇的極度誇大，在當代通俗文藝中不僅得到延續，且被技術手段進一步放大——仙俠、玄幻類網文中的主角動輒移山填海，表現形式日益光怪陸離，其本質仍是對個體力量的神話式想像。

在受眾階層的作用下，大眾文藝天然地傾向於為現實中的受壓者提供代償性的尊嚴想像，這決定了古人今人追求「爽點」的一致性。只不過，當代創作者往往為誇張賦予「修煉體系」或「科學解釋」的外衣，以適應現代受眾更成熟的理性。樸素正義感具有強大的情感慰藉功能，能讓讀者在虛構中獲得現實中渴望的公平體驗。然而，一味迎合這種需求，也可能導向情節邏輯的薄弱與對複雜現實的簡化，古往今來莫不如是。



▲ 2023 年 10 月 24 日，廣東省廣州市，嘉賓觀賞《西廂記》文化展中的「《西廂記》圖冊」。

開放再生：創作模式的延續

從內容形式到價值觀念，古今大眾文藝的同構性已清晰可見。而更深層次的互文，還體現在創作模式本身——「眾創」與「翻案」，是傳統文學與當代網絡文學共享的兩條核心路徑。

所謂「眾創」，是指一部作品經多個作者跨時空合作的模式。

網絡論壇為眾創活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舞台，多元文本的匯流入海常常造就宏大完善的虛擬世界觀。其實，人們耳熟能詳的諸多傳統名著，都是在漫長的時空中經過無數創作者反覆增刪、層疊累積而成的。如《西廂記》源出唐傳奇《鶯鶯傳》，流傳數百年後，至元代才由王實甫整理定型；《水滸傳》吸納了宋代話本與元雜劇中的大量故事，施耐庵成書後又幾經後人增補。而這些名著在今天更是成了開放性的「設定庫」，基於它們的改編創作層出不窮，形式也從文本拓展至影視、動漫、遊戲等。每一次改編，都是一種與前人共同創作的經歷，都在為古老故事增添新的情感維度與時代內涵。

「翻案」模式與「眾創」相輔相成，是指對人們耳熟能詳的經典進行解構、重寫。古今中外的知名小說，總能在網上找到大量的「番外篇」「同人文」「if 線」，形成了一個獨特的創作領域。事實上，這樣的「玩法」也早被古人參透。以《水滸傳》為例，《金瓶梅》正是從中衍生出一條西門慶沒有被殺的「世界線」；陳忱在《水滸後傳》中從民族大義出發，書寫水滸角色在原著結局繼續保家衛國的讚歌；《蕩寇誌》的作者俞萬春則因敵視農民起義，刪去《水滸傳》中梁山好漢受招安的情節，改為以朝廷立場剿滅梁山。藉助同一部原著完善的世界觀與人物設定，或從中段衍生，或從結局續寫，導向種種不同的展開，其內核與當代流行的「二次創作」不謀而合。

古代小說多由精英文人完成，今天的眾創、二創則門檻更低、來源更廣，但二者都指向了廣大受眾，也都極大地激發了文化生產的活力，使經典生生不息。但隨之而來的，則是文本質量良莠不齊的風險，以及過度解構對原作精神的稀釋。開放共創與保持品質之間的辯證關係，依然值得關切。



▲ 2023 年 3 月 24 日，第六屆中國「網絡文學 +」大會開幕式暨高峰論壇在北京舉行。圖為觀眾在網絡文學新時代十年主題成果展參觀。

從「小道」到「大道」：以古鑒今的啟示

對「古今互文」的探究，不是為了單純揭示二者的相似性，而是要從古人的探索中汲取啟示，從其教訓中獲得警醒。

作為大眾文化的傳統小說，不僅直接滿足了一般民眾的文化需求，更間接引領了社會文化的發展方向。晚明小說大行其道，袁宏道盛讚《金瓶梅》「雲霞滿紙」「甚奇快」，並常與友人交流；金聖歎將《水滸傳》納入「六才子書」，與《莊子》《離騷》《史記》等經典並列；晚清嚴復、梁啟超更將小說視為思想啟蒙的利器，提出小說的作用「幾幾出於經史之上」。

然而，為迎合大眾口味，傳統文學中難免存在庸俗甚至低俗的內容，一些優秀之作尚不能免俗，更遑論等而下之者「食色性也」，容易被感官刺激吸引是人類天生的動物性，但人之所以為人，正在於動物性之外還有社會性——即為人類總體的發展克制慾望的道德本能。過度強調迎合受眾、放縱動物性的一面，便可能導致價值觀念的滑坡。

由是觀之，煥發新大眾文化的活力，興利除弊，有必要從與之血脈相通的傳統中尋求藉鑒，既正視弊端，亦不因噎廢食，在揚棄中實現發展。

一方面要推動溯源開新，將傳統敘事轉化為青年創作的生產力。當代青年身處網絡前沿，是流行文化的消費主力與創作主力。傳統文學中蘊含的類型範式與敘事智慧，完全可以成為青年創作者的靈感源泉。演義小說之於歷史、軍事文，神魔小說之於修仙、玄幻文，都堪稱取之不盡的文化寶藏。弘揚古人智慧的積極成分，讓更多青年作者紮根傳統文化，在經典設定的基礎上注入當代青年的生命體驗與價值追問，無疑是打開文化創新之路的一把鑰匙。

另一方面要提倡審美自覺，讓青年成為優質內容的共同構建者。清廷禁毀小說，結果「禁愈嚴而傳愈廣」，單純的約束難以真正引導審美風尚。對於網絡文化，應當因勢利導，除了平台監管和算法優化，更根本的出路在於培育青年自身的審美判斷力與公共意識。今天的青年，無論是作為作者、讀者，還是評論者，完全可以倣法前賢，在「追更」之餘撰寫有見地的書評，在彈幕、社區中倡導從文本細讀出發的討論，為價值與趣味兼備的作品提供聲量。當青年成為文化標準的自覺建設者，文化市場自然會向有思想、有審美的創作傾斜，這是任何算法都無法替代的「人的尺度」。

從街談巷語的離奇傳說到格局宏大的玄幻體系，從說書人的「下回分解」到網文的「追更」——技術、載體、話語都在流變，而人類對精彩故事的渴望、對公義與溫情的嚮往、對文化共同體的歸屬感卻一脈相承。當青年超越單純的體驗追求，從傳統文化中轉譯出符合時代內涵的當代經典，便可以在鍵盤與屏幕之間，讓古老的「小道」接續上這個時代的「大道」。

作者 / 梁博宇

本版文字摘編自北京《中國青年報》